

中國文化經典

史學叢書

漢書窺管

世界書局

楊樹達 撰

漢書窺管

十卷

目錄一卷 自序一卷

釋例一卷

所據史料考一卷

世界書局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漢書窺管 / 楊樹達撰.

--一版.--臺北市：

世界, 2009.09 印刷

面； 公分（中國文化經典，史學叢書）

ISBN 978-957-06-0368-2 (平裝)

1. 西漢史 2. 史學評論

622.101

98017528

〈中國文化經典 史學叢書〉

漢書窺管

◎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著者 / 楊樹達撰
發行人 / 閻初
發行者 / 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 /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九三一號
地點 /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九號
電話 / (〇二) 二二二一一一三八三四
真 / (〇二) 二二二三一一七九六三
網址 / www.worldbook.com.tw
劃撥帳號 / ○○○五八四三七
出版日期 / 二〇一〇年八月一版四刷
定價 / 台幣七〇〇元

621-
1144

漢書窺管自序

漢書經始於班叔皮，孟堅承業，董班補遺，集一門父子兄妹三人之力以成一書，可謂艱矣。其書乍出，馬季長一代大儒，伏闇從蕙班受讀，爲書簡奧，略可測知。東京末葉，服子慎應仲遠之倫競爲注釋，魏晉以後，釋者多家，東晉蔡謨爲之集解，書今不存。李唐開國，顏師古承其諸父游秦之業，彙集舊訓爲之注，一時號爲班氏功臣。然至宋世，三劉吳仁傑等糾舉違誤，划捨猶未盡也。清代樸學雲興，鴻生鉅儒多肆力此書，及其末造，同邑先輩王葵園先生從事采輯，爲之補注，奧義益明，地理一志尤爲卓絕。自是讀漢書者人手一編，非無故也。大抵清儒治此書者推高郵王氏爲最富，亦最精，然已不免疵類。漢未荀悅據班書撰漢紀，往往以不瞭班義而妄改，故顧亭林云：苟紀小異漢書，必苟非而班是，此有得之言也。高郵王氏識不逮此，往往據仲悅之妄竄，改不誤之班書，此其大蔽也。蓋高郵雖好學而不肯深思，故所校時有不能心知其意者。茲舉二例言之。郊祀志曰：「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師古以汾陰直連讀，訓直爲當，謂正當汾陰，是也。蓋氣在天空，方所無由確指，故舉汾陰而云直，謂當汾陰地面之天空也。高郵駁顏說，以直有金寶氣連讀，訓直爲特，則似汾陰地面有金寶氣，於事理不可通矣。金日禱傳曰：「賞爲奉車，建駙馬都尉。」高郵於奉車下校增都尉二字，不知班氏因下有都尉二字省略也。儒林傳云：「上於是出冀等補吏，冀爲弘農，歛河內，鳳九江太守。」弘農河內下並當有太守字，因下文太守字省略也。王莽傳云：「又置六經祭酒各一人，琅邪左咸爲講春秋，穎川滿昌爲講詩，長安國由爲講易，平陽唐昌爲講書，沛郡陳咸爲講禮，崔發爲講樂祭酒。」講春秋講詩講易講書講禮下亦各當有祭酒字，亦因下文講樂祭酒省略也。高郵必增都尉二字，不僅不能心知其意，亦暗於全書通例矣。此類誤說，理宜在屏棄之列，而補注一逐錄，不加駁正，非也。凡著書者稱引前人成說，但可翦裁，不宜改易，致失立說人本意，此至要也。然補注於此似未注意。王子侯表：湖鄉伊鄉兩侯同名開，金鄉與就鄉亦同時受封，不應彼此同名，當有一誤。

補注改易陳校之文入湖鄉侯下，云：此與金鄉伊鄉就鄉並思王孫，同時封，不應二人同名，必有一誤。如此則將四侯混爲一，同名兩起之事實未殺無餘，全失陳氏立說之初意矣。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李譚稱忠鍾祖營順四人並以捕得反者樊並封，李譚封於永始四年七月己巳，稱忠封於十一月己酉，鍾祖營順同封於七月己酉，錢大昕校謂四人同以得反者樊並封，其封當同月，而表記譚封於七月己巳，忠封於十一月己酉，前後失倫，七月不當記於十一月之後。據成帝紀，事在永始三年十一月，疑十二二字誤合爲七，而四年當作三年也。按此錢氏據成紀校李譚條下四年四字之誤及李譚鍾祖營順三條七月七月二字之誤也。補注不置錢氏跋於有四年及七月兩處誤字之李譚條下，而置於十一月封文並不誤之稱忠條下，何耶？此又違反錢氏立言之意者也。據補注全書觀之，葵園先生用心不失審慎，而此二事補注憒憒如此，疑先生於諸表假手他人，不及覆校也。余四十年前，偶讀蘇武傳，有「蹈其背以出血」語，心疑背不可蹈，况在武受傷時耶！而師古及補注並無說，余因讀蹈爲訓輕叩之指，文乃可通。緣此知補注篇帙雖富，遺義尚多。時居鄉里，設教中學，文卷猥集，改竄需時，意欲精究而不果。嗣後北遊，校課清簡，於補注研讀數通，頗能瞭其得失。時時泛濫文籍，凡與班書有涉，輒加纂述，歲月稍久，記述遂多。初於北方大學講授班書，倭寇之變，適返里門，旋亦設教於大學。嘗先後取所記粗事印布，未竟全書。癸巳之歲，僻處麓山，賓朋希簡，發憤補苴，遂終全帙。卅年精力，幸資小結。稟質頑愚，見聞苦陋，管窺蠡測，差誤必多，大雅宏達，進而教之。

漢書窺管目錄

漢書窺管自序

漢書窺管卷一

高帝紀第一上（漢書一）	一
高帝紀第一下（漢書一）	一四
惠帝紀第二（漢書二）	一三
高后紀第三（漢書三）	一四
文帝紀第四（漢書四）	一七
景帝紀第五（漢書五）	三四
武帝紀第六（漢書六）	三六
昭帝紀第七（漢書七）	四九
宣帝紀第八（漢書八）	五一
元帝紀第九（漢書九）	五八
成帝紀第十（漢書十）	六一

漢書窺管卷二

哀帝紀第十一（漢書十一）	六九
--------------	----

平帝紀第十二（漢書十二）	七一
異姓諸侯王表第一（漢書十三）	七四
諸侯王表第二（漢書十四）	七五
王子侯年表第三上（漢書十五）	七九
王子侯年表第三下（漢書十五）	八〇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四（漢書十六）	八一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第五（漢書十七）	八一
外戚恩澤侯表第六（漢書十八）	八九
百官公卿表第七上（漢書十九）	九一
百官公卿表第七下（漢書十九）	九三
古今人表第八（漢書二十）	九六
漢書窺管卷二	
律歷志第一上（漢書二十一）	九九
律歷志第一下（漢書二十一）	九九
禮樂志第二（漢書二十二）	一〇〇
刑法志第三（漢書二十三）	一〇四
食貨志第四上（漢書二十四）	一〇八
食貨志第四下（漢書二十四）	一一二

郊祀志第五上（漢書二十五）	一八
郊祀志第五下（漢書二十五）	一五
天文志第六（漢書二十六）	一九
五行志第七上（漢書二十七）	三二
五行志第七中之上（漢書二十七）	三六
五行志第七中之下（漢書二十七）	四〇
五行志第七下之上（漢書二十七）	四二
五行志第七下之下（漢書二十七）	四四
地理志第八上之一（漢書二十八）	四五
地理志第八上之二（漢書二十八）	四六
地理志第八上之三（漢書二十八）	四九
地理志第八下之一（漢書二十八）	五一
地理志第八下之二（漢書二十八）	五二
溝洫志第九（漢書二十九）	五三
藝文志第十（漢書三十）	五七

漢書窺管卷四

陳勝項籍傳第一（漢書三十一）	一九五
張耳陳餘傳第二（漢書三十二）	一九六

魏豹田儋韓信傳第三（漢書三十三）	103
韓彭英盧吳傳第四（漢書三十四）	107
荆燕吳傳第五（漢書三十五）	116
楚元王傳第六（漢書三十六）	111
季布樊噲張良傳第七（漢書三十七）	111
高五王傳第八（漢書三十八）	134
蕭何曹參傳第九（漢書三十九）	139
張陳王周傳第十（漢書四十）	146
漢書魏管卷五	
樊酈滕灌傳周傳第十一（漢書四十一）	155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漢書四十二）	159
鄧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漢書四十三）	161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漢書四十四）	166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漢書四十五）	171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漢書四十六）	176
文三王傳第十七（漢書四十七）	181
賈誼傳第十八（漢書四十八）	183
爰盎鼂錯傳第十九（漢書四十九）	191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漢書五十）

一九七

漢書窺管卷六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漢書五十一）	三〇三
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漢書五十二）	三一三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漢書五十三）	三一〇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漢書五十四）	三一六
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漢書五十五）	三三四
董仲舒傳第二十六（漢書五十六）	三三七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上（漢書五十七）	三四三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下（漢書五十七）	三四九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漢書五十八）	五三
張湯傳第二十九（漢書五十九）	五八
杜周傳第三十（漢書六十）	五六三

漢書窺管卷七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漢書六十一）	七一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漢書六十二）	七四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漢書六十三）	七六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漢書六十四）	三八二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下（漢書六十四）	三八七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漢書六十五）	三九三
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漢書六十六）	四〇二
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漢書六十七）	四〇八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漢書六十八）	四一二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漢書六十九）	四二一
傅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漢書七十）	四二六
漢書窺管卷八	
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漢書七十一）	四三五
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漢書七十二）	四三九
韋賢傳第四十三（漢書七十三）	四五九
魏相內吉傳第四十四（漢書七十四）	四五三
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漢書七十五）	四五七
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漢書七十六）	四六三
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第四十七（漢書七十七）	四七三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漢書七十八）	四七七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漢書七十九）	四八三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漢書八十）

四八五

漢書窺管卷九

-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漢書八十一） 四八九
王商史丹傅喜傳第五十二（漢書八十二） 五〇〇
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漢書八十三） 五〇三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漢書八十四） 五〇八
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漢書八十五） 五一四
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漢書八十六） 五一九
楊雄傳第五十七上（漢書八十七） 五二四
楊雄傳第五十七下（漢書八十七） 五三〇
儒林傳第五十八（漢書八十八） 五三五
循吏傳第五十九（漢書八十九） 五五四
酷吏傳第六十（漢書九十） 五五六

漢書窺管卷十

- 貨殖傳第六十一（漢書九十一） 五六五
游俠傳第六十二（漢書九十二） 五六八
佞幸傳第六十三（漢書九十三） 五七五

匈奴傳第六十四上（漢書九十四）	五七九
匈奴傳第六十四下（漢書九十四）	五六六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漢書九十五）	五九〇
西域傳第六十六上（漢書九十六）	五九五
西域傳第六十六下（漢書九十六）	五九八
外戚傳第六十七上（漢書九十七）	六〇三
外戚傳第六十七下（漢書九十七）	六一二
元后傳第六十八（漢書九十八）	六一四
王莽傳第六十九上（漢書九十九）	六三二
王莽傳第六十九中（漢書九十九）	六四一
王莽傳第六十九下（漢書九十九）	六四九
綏傳第七十上（漢書一百）	六五三
綏傳第七十下（漢書一百）	六五七

漢書窺管卷一

高帝紀第一上(漢書一)

高祖。(盧受堂補注本一葉下)

張晏曰：禮謚法無高，以爲功最高而爲漢帝之太祖，故特起名焉。

樹達按：高紀云：「高帝爲漢太祖，尊號高皇帝。」然則稱廟號當云太祖，稱尊號當云高帝。高祖乃漢人習稱，史家沿用，亦猶英布之稱黥布，田千秋之稱車千秋耳。張云特起此名，非也。

高祖每酣，留飲酒，讎數倍。(三下)

如淳曰：讎亦售也。

樹達按：讎數倍者，特多售與高祖也。卷八宣紀云：「臥居數有光耀，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讎，亦以是自怪。」大讎亦謂多讎與宣帝，故帝以此自怪也，此與高祖事正同。史記索隱乃云：「高祖大度，既貴飲，且讎其數倍價。」按高祖既貴飲，兩家又棄責，何有讎價之事乎！索隱說殊誤。

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三下)

師古曰：以簡牘爲契券，既不徵索，故折毀之，棄其所負。錢大昭曰：責南監本闕本並作負。尋注文義，負字爲是，惟史記作責。先謙曰：官本責作負。

樹達按：涵芬樓百衲本廿四史影印北宋景祐本漢書作責字，是也，責卽今之債字。顏云棄其所負，以所負釋責字耳。諸本作負者，蓋據注妄改。又按：據此知今俗年終償債，秦時風俗已然。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四上)

高帝紀第一上(漢書一)

師古曰：大夫，客之貴者總稱耳。

樹達按：坐之者，使之坐也，之指進不滿千錢之客爲言。諸大夫自謂將事款客者，不謂客也，頗說非。

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四上）

師古曰：易，輕也。

樹達按：說文三篇下支部云：斂，侮也。又八篇上人部云：傷，輕也。易乃省形借字。

遂坐上坐，無所詘。（四下）

師古曰：詘，曲讐也。

樹達按：詘與讓義近。禮記玉藻云：「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讓也。」史記信陵君傳記侯生直載公子上坐不讓，此云無所詘，彼云不讓，文雖異而義則同也。

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四下）

樹達按：自有二義。一訓因，如卷五十馮唐傳云：「父老何自爲郎？」卷四十九袁盎傳云：「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是也。其一則指呂公自請之高祖爲言，與上文求之針對。說並通。卷四十張良傳云：「吾求公，遯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亦同。

時時冠之。（六上）

師古曰：愛珍此冠，休息之暇則冠之。

樹達按：以休息之暇釋時時，未合。

姬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七上）

樹達按：史記封禪書云：「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郿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然則蛇爲白帝，自秦爲諸侯時已有此傳說，知一時神話仍有其歷史根據也。

秦始皇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七上）

樹達按：伍被傳稱：「秦民思亂，客謂高帝曰：時可矣。高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閒不一歲，陳吳大呼。」然則當時傳說，上下同之。據高帝語意，似無伐秦之意者，蓋漫言以應客耳。

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七上）

樹達按：時樊噲與高祖俱，見噲傳。

高祖怪問之，呂后曰。（七下）

宋祁曰：今越本作高祖怪，問呂后，后曰。錢大昭曰：閩本作高祖怪，問呂后，呂后曰。

樹達按：景祐本與越本同。

武臣自立爲趙王。（八上）

樹達按：以張耳陳餘之勸也，見餘傳。

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八上）

樹達按：據參傳，參爲獄掾。蕭何爲主吏，見上文。

乃令樊噲召高祖。（八上）

樹達按：楚元王傳云：「高祖微時，常避事。」盧綰傳云：「高祖爲布衣時，有吏事，避宅。」任敖傳云：「高祖嘗避吏。」此時出亡在外，蓋即爲此。
乃閉城城守。（八上）

師古曰：城守者，守其城也。

樹達按：守城不得倒云城守。城守者，謂於城上爲守耳。此與「郊迎」「家居」「庭說」文例相同。下文射帛城上，其明證也。

令置將不善。（八下）

錢大昭曰：令南監本閩本及史記並作今。先謙曰：官本令作今，是。

樹達按：景祐本作今。

蕭曹等皆文吏，自愛。（八下）

樹達按：景祐本無等字，是也。

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廷。（八下）

樹達按：周禮肆師云：「祭表貉則爲位。」注云：「貉，師祭也，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賈疏引此事爲證。據此，則漢之爲此，沿周制也。鄭注云：祭造軍法者，賈疏以造兵當之，似非鄭意。

祀蚩尤於沛廷，而震鼓旗，幟皆赤。（九下）

吳仁傑曰：顏注以震鼓句絕，非是。案封禪書：「祠蚩尤，震鼓旗。」旗字當屬上句讀之。先謙曰：吳說是也。幟是總稱，言幟皆赤可矣，古書簡要，不當有羨文。鼓旗並震，上屬爲宜，後人習見旗幟字，誤絕耳。

樹達按：下文云：「偃旗幟。」又云：「益張旗幟。」而紀贊復云：「斷蛇著符，旗幟上赤。」班似仍以旗幟連讀。王云古書不當云旗幟，實爲贊說。然呂氏春秋慎大篇云：「震鼓旗甲兵。」本書郊祀志亦云：「徇沛，爲沛公，則祀蚩尤，震鼓旗，」則此文仍以從吳讀爲是矣。

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爲楚王，在留，沛公往從之，道得張良。（十一上）

樹達按：時從沛公行者有楚元王及蕭曹，見元王傳。據良傳，良亦欲往從駒，故沛公於道得之也。

項梁擊殺景駒秦嘉，止薛。（十二上）

樹達按：時叔孫通從梁，見通傳。